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周禮二

本堂刊印
十經注疏校勘記

卷之四

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蠶也。○注羸蠅至鍛縛。○釋曰言羸蠅蟬蜋大蛤蜊蟻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者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云蠶蛤也者謂小蛤亦於蠶人釋訖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者此釋經豚拍謂豚脅也云或曰豚拍肩也者謂豚肩也云今河加豆間名豚脅聲如鍛縛者此子春等二人雖復為豚肩解之仍從前豚脅為義故云聲如豚拍

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 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弱

耳醢醢肉醬也筍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鵝杜子春云當為鴈立謂深蒲蒲弱同生水水中子筍箭萌筍竹萌。○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筍云菜類蒿也音謹筍音迨爾雅作筍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又

疏 加豆至魚醢。○釋曰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文之反未知所出筍息尹反筍音若

之豆同筍菹者謂以筍箭萌為菹也云筍菹者謂竹萌為菹也。○注芹楚至竹萌。○釋曰芹楚葵出爾雅鄭司農云深蒲蒲弱入水深故曰深蒲者史游急就章云蒲弱蘭席蒲弱只堪為席不可

為菹故後鄭不從云或曰深蒲桑耳者既名為蒲何得更為桑耳故後鄭亦不從云筍水中魚衣者此筍字既下為之非是水物不得為魚衣故後鄭不從立謂深蒲蒲弱始生水中心者此後鄭以

時事而知破先鄭也云筍箭萌者一名篠者也筍竹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鄭司農云醢食

萌者一名篠者也萌皆謂新生者也見今皆為菹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以酒醢為餅糝

食菜醢蒸立謂醢餐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漚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牛羊豕

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糝煎之。○醢食音嗣下同糝素感反醢音速糝

之然反糝思柳反劉相早反徐相 **疏** 羞豆至糝食。○釋曰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特設

幼反糝所柳反臠昌蜀反一音栗 **疏** 之言醢食者謂糝與糝食為二豆。○注鄭司至煎之釋曰

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者醢粥也以酒醢為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云糝食菜

醢蒸者若今糝菜謂之蒸菜也亦文無所出後鄭亦不從立謂醢餐也者案雜問志云內則糝次

修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糝無醢周禮有醢無糝明醢糝是一也故破

醢從糝也又引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漚之者案彼上注舉猶皆也糝漚博異語謂取稻米皆糝之

云小切狼臠膏者鄭彼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云以與稻米為糝者彼鄭云若今膏臠云又曰糝取

牛羊豕之肉三如一者三肉等分云小切之者謂細切之云與稻米稻米二肉一者謂米二分肉

一分合以爲餌煎之也糝糝二者皆有肉內則文故不從先鄭然則上有糝餌彼餌無肉則入籩

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即入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鄭注云糝謂之醢震

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醢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案上膳夫

注八珍取肝膾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膾若糝無菜

則入豉豆此文所引是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

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饔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齊當為醢五壺昌本

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醢麇麇蜃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苽葵芹落荀菹三醢麋鹿麋麇也凡醢

醬所和細切為醢全物若膳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膳而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

皆膳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醢菹之稱菜肉通為王于魯反齊徐劉子

西反下同沈才細反膳直輒反少儀時照反軒音獻皆膳之涉反本或作膳下同辟必亦反又音

槃宛於阮反又音於月反醢呼兮反稱音尺證反凡祭至食之釋曰凡祭至內羞一與籩人同上已釋訖王舉則

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六十饔以醢為主其實有五壺七菹等注齊當至肉通

○釋曰五壺昌本至深蒲此據豆內不言菹者皆是壺以次數之有此五而已七醢從醢醢至鴈

醢加豆朝事醢醢有二唯取一則合此七也七菹者亦從朝事至加豆已上有七三醢者唯朝事

之豆有此三云凡醢醬所和者據此五壺七菹皆須醢醬所和據醢人所掌五壺七菹是也云細

切為醢全物若膳為菹者據上朝事饋食加豆之內有醢菹不同鄭君欲引少儀為證故先言此

云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膳而不切者既言膳而不切則野豕為軒亦菹類云麋為辟雞

兔為宛脾皆膳而切之者此謂報切節皆醢類云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者謂殺其氣云由此

之稱菜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饔致饗凡事共醢疏賓客至共醢釋曰賓客謂

肉通也

饗與之醢故鄭云致饗饗時也案掌客上公之禮醢醢百有二十饔侯伯百饔子男八十饔此共

醢五十饔并醢人所共醢五十饔共為百饔此據侯伯饗饗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

若然上公百二十饔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

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饔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天子待

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醢醢百饔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卿百饔其數多於君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

之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饔其後及世子

齊子兮反下之齊共齊醬齊皆同

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饔凡事共醢

疏 醢人至共醢。釋曰云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者此乃是醢人

所掌豆實今在此者鄭云齊菹醬皆須醢成味故與醢人共掌云以其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者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言賓客亦如之者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云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饔者并醢人六十饔者并醢人六十饔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饔是也云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案醢人共其內羞不言齊菹此云齏菹以其與醢人共掌齏菹須醢故就醢人為言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饔者與醢人五十饔揔共為百饔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疏 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

疏 注政令至當得。釋曰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者謂

四方鹽來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疏 杜子春讀苦為監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玄謂散鹽齏水

為鹽。苦音監工戶反出注散悉但反下**疏** 祭祀至散鹽。釋曰苦當為監監謂出於鹽池今同凍音練下同齊才細反齏音煮監音古**疏** 之類鹽是也散鹽煮水為之出於東海。注杜子至為鹽。釋曰杜子春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鹽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鹽云直用不凍治者對下經齏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下經自有齏鹽是凍治故後鄭不從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疏 形鹽鹽之似虎形

疏 注形鹽至虎形。釋曰此形鹽即左氏傳鹽虎形是也邈人已釋訖

王之膳羞共

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疏 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疏 鹽飴鹽至有焉。釋曰言飴鹽故云鹽之恬者云今戎鹽有焉者即石鹽是也

凡齊

事齏鹽以待戒令

疏 齊事和五味之事齏鹽凍治之

疏 注齊事至治之。釋曰言齊事者謂若食醫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今凍治鹽以待戒令則齊和

之

冪人掌共巾冪

疏 冪巾可以覆物冪莫歷反

疏 冪人掌共巾冪

疏 冪人掌共巾冪釋曰巾者則下經王巾皆冪是也冪者則冪入尊之類是也。注共巾可以覆物。釋曰

據經巾冪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冪者但冪唯祗覆物其巾則兼以扶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祭祀以疏布巾冪入尊****疏** 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疏** 祭祀至入尊。釋曰祭天無濯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入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入尊故云疏布冪入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

也。注以疏至尙質。釋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裸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尙質之義也。以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與音餘。疏。以畫至六

釋曰言六彝者雞彝鳥彝斚彝黃彝虎彝雝彝此六彝皆盛鬱鬱以畫布冪之故云畫布冪六彝此舉六彝對上經入尊無鬱鬱以言宗廟有鬱鬱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

有入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注宗廟至氣與。○釋曰言宗廟可以用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爲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畫皆以爲畫雲氣謂

畫爲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凡王巾皆黼**，用文德則黻可。黼音甫。**疏**：凡王巾皆黼。釋曰：凡王之覆物之巾皆用黼。

文覆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邊豆俎簋之屬皆用之。注四飲至觶可。釋曰言四飲三酒皆畫黼者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今斧斷割之義

云周尙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尙武故用黼也云其用文德則黻可者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則當用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

耳部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寢明矣。脩劉音修本亦作修朝且遙反辨如字本又作別彼列反。

疏 官人至之脩。釋曰案守祧職。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禩則守禩黜堊之鄭注云脩除黜堊互言之此雖不主脩亦是掃除○注六寢至明矣○釋曰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者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

路又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尊者體
盤故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者謂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云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去朝服服玄端又引春秋者左氏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得其正

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譏其即安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言此者時有不信周禮故引諸
文以道之若然所引者皆諸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

是爲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而流之者。○匭於建反徐音偃。燭音圭又古玄反。去起呂反。鑄大志反。雷力救反。畜勃六反。

疏

為其至惡臭。○釋曰：謂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匭，豬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匭二者皆

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注：井漏至之者。○釋曰：引詩云：「吉蠲為饗。」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潔。」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鑄之圭，圭絜也。此云「蠲彼注云圭」，圭不同者，彼蓋是三

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匭，路廁後鄭不從者，以其匭字與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潔，清親匭，豬同故不從。後鄭以為雷下之池，受畜水，乃後流去之。

亦作清。○疏：共王之沐浴。○釋曰：官人掌絜清之事。○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

事。○勞事，勞之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從王適四方。○疏：四方至如之。○釋曰：為王巡守征伐，及會同所舍之處，言亦如之者，亦如

上掌凡勞。○上掌，上掌之事。○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櫪，再重。○故書櫪為柅。鄭司農云：「櫪，櫪也。柅，受居溜水。

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櫪，步禮反。柅，戶故反。重直龍反。下同。柅音矩。下同。徐。○疏：至再。○胡故反。櫪音衰。戚疏關反。居舉慮反。留力救反。涼徐劉色溝反。戚色青反。橐當洛反。

重。○釋曰：言掌王之會同之舍者，王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為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也。云「設櫪，柅再重者」，柅，謂行馬再重者。謂外內兩重設之。○注：故書至內列。○釋曰：掌舍掌開衛不掌絜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涼先鄭輟依故

書拒而為溜水。涼橐又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從子春為行馬也。案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柅柅。此柅柅是周衛之具耳。此柅柅所施唯。○設車宮轅門。○謂王行

據下文車宮，遺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間，未必有此柅柅也。○設車宮轅門。○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仰車以其轅表門。○藩方元反。○疏：設車宮轅門。○釋曰：鄭云：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

遺宮是平地有土，可掘則為壇。官明此無土，可以為壇，故知此山間險阻為。○為壇，壇宮棘門。○此車宮也。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為轅門。○為壇，壇宮棘門。

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遺土起堦，埽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壇，威雅季反。劉欲思反。徐羊誰反。一音待果反。又時累反。埽徐音劣。○疏：注謂

材門。○釋曰：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遺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宿平地也。云委遺土起堦，埽者，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地。

爲宮土在垆畔而高則媚垆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知棘是戟者見左氏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鄭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者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爲帷宮設旌門謂王行畫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

帷爲宮則疏注謂王至表門○釋曰知王行畫止有所展肆者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樹旌以表門鄭云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畫止有所展習云

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爲宮樹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當之若然則轅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

掌舍直主當取其云旌門則疏無宮則共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表門○釋司常所云析羽爲旌者也

曰鄭知此是王行有所逢遇者一則據上三者見夜宿畫止訖今復云無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止此知是有所逢遇若有住遊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

者爲宮則立長大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舍止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帷也鄭司農云帟

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應幄帟疏幕人掌至之事釋曰云掌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幄烏學反帟音亦綬音受

幕則帷上張之像舍屋也幄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幕內之丞塵綬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幕入掌此五者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注王出至繫焉○釋曰言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則帷在下幕在

上其爲室今之設幕則無帷在下爲異也云或在地展陳於上者案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聘禮又賓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云帷幕皆以布爲之知者案既夕

禮云明衣裳用幕布其帷在幕下明亦用布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繒故禮記檀弓云布幕衛也綬幕魯也明天子亦用繒覆棺不張設故用繒也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知四合象宮室

不上屬據帷幕爲句者見顏延之纂要云曰合象宮曰幄故四合向下據幄爲句也鄭司農云帟平帳後鄭不從者見下王喪張帟三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是帳又言帟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綬

組綬所以繫帷者此語未足故後鄭增成其義立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云在幕謂下掌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玉在幕設帟之事若幄中有帟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

設重帟次即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繒爲之者以其布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云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者此增成先鄭也

朝觀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帘綬

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凡朝至帝綬。釋曰此

之此云朝觀會同即掌次云諸侯朝觀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師田彼師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記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帘綬與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

大喪共帷幕帘綬

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帘在樞上

疏注為賓至在樞上。釋曰云為賓客飾者王喪而有

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喪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命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并有二王之後皆是賓客故為之飾也云帷以帷堂者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案尚書顧命云出綴衣於庭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為王襲經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踊阼階下襲經於序東雖王禮亦當哭踊在阼階下何因

之喪共其帘

唯士無帘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帘

疏注唯士至賜帘。釋曰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

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鄭云唯士無帘者此經及掌次俱不云士有帘明無也引檀弓者欲見有賜則有帘非常法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法大小丈尺。張事劉音帳威如字下邦之張事同

疏掌次至張事。釋曰言掌王次之法者次者次則舍

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言以待張事者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故云以待張事。注法大小丈尺。釋曰言法大小者下文有大次小次是也云丈尺者既言大小當時應有丈尺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

以氈為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邸徐當禮反一本作皇羽邸版徐音板屏薄刑反

疏王大至皇邸。釋曰云王大旅上帝

者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注大旅至為之。釋曰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知者見

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即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云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云此以旅見祀者但此文五帝見正祀其旅見於大宗伯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云張氈案以氈為牀於

幄中者據鄭云於幄中則知不徒設氈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玄謂後版屏風與者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者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宸此不在寢廟無展故不得云黼宸故別名皇邸

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

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朝直遙反注朝日同重直龍反注下

疏
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幄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

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爲義云合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會同亦設重帟重案故云亦如之。注朝日至之帝

禮文云祀五帝於四郊者案外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春於南郊季夏於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祭靈威仰之屬云次謂幄也

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此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臣接祭之時

須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一日之間雖有強力誰能支持乎云合諸侯於壇者案司儀合諸侯爲壇三成是也云重帟重席謂兩重爲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筵筵席次席三重

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帟重帟不同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奮若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不張幄者於是臨誓

疏
師田及田獵則幄幕者爲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

可知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
大次亦初往所止居

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言則張大次小次也者亦如上文大小次丈尺則減耳故鄭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

待事之處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居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師田則張幕設案云宮方三百步曠土爲之是也言待事者欲於幄中待事辦否及府。

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立疏師田至設案。釋曰文承上諸侯謂諸侯從王師田即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

注鄭司至田者。釋曰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謂以繒爲帷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或及席

皆得與此掌次疏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

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疏言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者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記五帝合諸

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若以王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

諸侯使臣時聘殷親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

道者案尙成王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又云立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是副三公論道者也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者謂如上諸侯之禮中

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云亦如之則凡喪王則張帟三

諸侯從王祭祀亦與會同同若然三公從王祭祀亦與從王會同同也

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上承座疏凡喪至不重。釋曰喪言凡者以其王以下

以廣之也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

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幣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在幄中爲承塵此言喪王則張帟三重明是張於樞上也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則有帷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爲于僞反疏釋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

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

尸尊故別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至衣帳釋曰鄭云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

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遺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爲之張大幕

者以其言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

衣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疏射則張耦次。釋曰天子大射六耦在西

日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疏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

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注耦俱至于次。釋曰耦俱升射者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大射文又引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者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次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射士禮其中兼有鄉大夫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

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外府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

文。藏才派反注疏大府至之府。釋曰言掌九貢九賦之貳者謂九職之功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受藏言受藏同

稅則是九功也亦大宰掌其正物入大府故亦掌其副貳也云以受其貨賄之入者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貨

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入者雖以泉穀爲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者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於衆府受藏之

府者鄭云謂若內府是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者鄭云謂若內府是也。注九功至互文釋曰九功謂九職也者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

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以其經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金玉曰貨物之善者藏之於內府近王掌之以給王用故也云受用之府若內府也者府不在內經云頒其賄

于受用之府賄賤於貨故知入職內以給國家所用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

王之用者覆解入內府意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覆解入職內意云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貨賄

者言貨兼有賄言賄亦兼有貨亦是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官至用

焉。釋曰言凡官府者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云都鄙之吏者謂三等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須取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爲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府處受財用

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

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秣音末好呼報反下同使色吏反斥音尺徐崔柘反

疏

凡頒至賜予。釋曰言凡頒財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即大宰斂財賄一

也云以下並與九式事同但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案九賦先邦中之賦次四郊次邦甸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山澤次幣餘此先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以次第不同者見事起無常。注待猶至斥幣。釋曰云待猶給也者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

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以其此經九事與大宰九式相當此九賦又與大宰九賦一也故云九賦之財給九式也云膳服即羞服也者此言膳服大宰九式云羞服膳羞是一故云膳服即羞服也自此已下事與九式是一但文有不同皆就九式合而解之故云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者彼九式云芻秣此改芻為稍以其稍稍用之故也此云喪紀即九式喪荒一也此云賜予即九式好用一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不從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後鄭之意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

故謂之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

職之財凡邦至府庫。釋曰上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受得三者之財各各用之上文九充猶足

疏式已用九賦之財訖故此云邦國之九貢以待給於弔用下文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即上九功也。注此九貢至五事。釋曰云給凶禮之五事者案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贈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注此九職至猶足

。釋曰知此萬民之貢是九職者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案大行人六服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大宰九貢歲之常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九貢多同亦入弔用之數又且九貢言入弔用九賦

言入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以上文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頒於受藏受用之府也

凡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疏凡式至之用

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供玩好器物之用。注謂先至互文。釋曰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之餘也。經言式貢者式即上文九賦之財給九式之餘也。貢即上文邦國之貢及萬民之貢也。言式貢互文者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但賦言式據用而言其實亦有賦貢據貢上為名亦有有故云互文也。凡邦之賦用取

具焉

疏

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疏

歲終至會之。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眾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總會計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好呼報反及內府皆

同藏才浪

疏

玉府至之藏。釋曰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者言玉府以玉為主玉外所有美物反注同。亦兼掌之。注良善至之者。釋曰言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者案上大府云式

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即上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纈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纈劉薄田反徐音頻一音父賓反

疏

注佩玉至二玉。釋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比德於玉引此者證王必服玉之意云天子佩白玉而玄

組綬者此亦玉藻文所佩白玉謂璜璜瑀瑀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璜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蔥衡者衡璜也謂蔥玉為橫梁下有雙璜衡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

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衡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瑀瑀其瑀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瑀瑀之內角斜繫於

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纈珠以納其間者纈蟬也珠出於蟬故言纈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者案弁師掌五冕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

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皆十二玉冕則冠也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

王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

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疏

王齊則共食玉。釋曰謂王祭祀之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時則共王所食玉屑。注玉是至玉屑。釋曰知玉是陽精之純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

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玉屑也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

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角枕角七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枕楔齒者令可飯含玄於復於四郊以綏。含尸暗反枕尸之鳩反楔齒

結反令力呈疏大喪至角枕。釋曰大喪謂王喪共含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爲口實此不言反飯扶晚反贈玉飯玉者文不備復衣裳者王始死招魂復魄之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所

掌是尋常衣服王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其衣服美者亦玉府掌之但所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供之角枕者所以枕尸角枕者將以楔齒。注角枕至以綏。釋曰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者人

之死者魂氣上歸於天尸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故離騷有招魂篇云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者王有七廟及寢皆復焉獨言太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四郊後鄭不從之云角枕

角匕也者案既夕禮楔貌如輓上兩末狀如枳把按屈中央楔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案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故鄭云復於四郊以綏言此者破先鄭於四郊亦以

衣服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喪器第篋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喪器清器虎子

之屬。衽而甚反又而鳩反第側美反疏掌王至喪器。釋曰言掌王之燕衣服者謂燕寢中徐側敏反釋劉音澤徐待各反篋音責所有衣服之屬衽席者亦燕寢中臥席牀第者謂燕

寢中牀篋也凡喪器者亦謂燕寢中以燕字爲目衣服已下至喪器皆是燕。注燕衣至之屬。釋曰云燕衣服者巾絮者案內則左佩紛帨紛帨即巾也又婦事舅姑佩有線纁此絮則纁也云

寢衣者論語鄉黨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又言袍釋之屬者案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袍是也言之屬者寢衣之內所言不盡故言之屬以廣之云皆良貨

賄所成者見上文云凡良貨賄之藏故知此良貨賄所成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者案曲禮云請衽何趾鄭注云衽臥席又案斯干詩云下莞上簟內則云敝枕簟簟席席器而藏之司農云單席

則臥之簟席云喪器清器虎子之屬者既在燕寢之中私褻之器故知清器虎子之屬案內豎及葬執喪器以從遣車彼喪器振飾頽沐之器彼喪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不用清器故爲

頽沐之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頽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執之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玉敦歆血玉器疏若合至玉敦。釋曰合諸侯者

敦音對徐丁雷反注同盛音成下同歆色浴反徐霜臘反疏謂時見曰會若司儀所云爲壇

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珍饈玉敦○注敦饈至玉器○釋曰言敦饈類者按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鄭玄云制之異同未聞此云饈類者以經云玉敦與珠槃相將之物故云饈類其制猶自未聞也云珠玉以爲飾者此饈敦應以木爲之將珠玉爲飾耳云古者以饈盛血以敦盛食者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稷以饈盛血雖无文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饈盛血也云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饈云尸盟者執之者案左氏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注云彘武伯名也魯於齊爲小國故曰彘也是盟小國執牛耳尸猶主也小國主盟故使執牛耳也知此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替牛耳桃荂彼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荂沸之是以知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若然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也若以歃血則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七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歃晉亞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也

凡王

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

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織音志一音至又如字爲于僞反遺唯季反下同

疏

凡王至藏之○釋曰言凡王之獻金玉者謂金玉已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

云受而藏之○注謂百至繡錦○釋曰云謂百工爲王所作者謂金玉已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者可以獻遺諸侯也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各正法上於下曰饋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案月令后妃獻鬴鄭注謂獻於后妃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君曰賜臣取於君曰取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云通行曰饋者言通行者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於皆可云饋康子饋藥陽貨饋孔子豚皆是上於下曰饋膳夫職云王饋用六穀及少牢特牲稱饋食之禮並是於尊者曰饋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是平敵相饋故鄭云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者案莊公三十一年公羊云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戎捷威我也左傳云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穀梁云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注云泰曰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二國也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國專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言獻

凡王的好賜共其